

野櫻 楊牧

像凋盡秋葉的大樹偶然想起昨日蕤蕤得意
暖風冷雨在千萬隻發亮的眼睛當中迭代珍惜
— 摘自驚異（一九九二）

1

他們不經心地望著遠方的雪山和湖水，或者瀏覽草地，談到了青松和黃楊。然後有人隨意問我：「這是什麼？」我說是一棵野櫻。他們接著是沉默，或者談論些別的，但最後總又繞回來提那野櫻。往往就是如此。太陽照在往返碧綠的山坡上，窗外寂然沒有聲息。我也看到午後的鳥雀在林木間穿梭，但聽不見它們的啁啾。隔著兩層玻璃，野櫻在悄悄搖擺它的細枝，豐美的葉子反覆閃光。風在吹，但我們都聽不見風。

我第一次注意那野櫻，可能就是去年初秋的時候吧。在那以前我時常看到它，可是並沒有認真想它。我注意到它的葉子正在逐漸轉黃，有時候劇烈地拍擊著，那是凜然的秋氣感動了它。金黃的小葉映在嫩綠廣披的草地上，如夜裡蒼穹發光的星座。我坐下，又站起來，迫近窗玻璃去看，像一個中世紀寺院裡追蹤星體的僧侶，架起簡陋的望遠鏡，聚精會神地尋覓；沒有太多重要的目標，只有一些假設，一些想像。時常就那樣久久地，久久地注視，對著千萬陌生的發光體，看它們交替閃爍，穿插著神話和傳說，我難免就相信了，相信眼前多了一片輝煌的小宇宙，群星的故鄉，在秋風裡持續拍擊著的，本來就是一棵樹葉金黃，一天比一天濃烈的，是瞬息變化的野櫻。我那時真正注意到它。

野櫻開始落葉。起先稀奇地飄下幾片，在強風中翻滾，一下子就飛到眼睛找不到的地方去了，而樹上兀自顫抖的，是環環層疊的星辰。有一天草地很濕，我注意到黃葉落下來大半停在上面，再也飛不起來了。秋還不那麼深，遇到多風的下午，野櫻依然搖擺細枝，那樣落拓地讓葉子一片一片跌到土地上，似乎是沒有一絲怨尤的，帶著垂老的寧謐和果敢，也沒有任何拒斥或介入的神色，對時間完全漠然；歲月悠悠，有情天地理獨多一種無情，一種放棄。然而我又設想，寒冷的土地裡，誰說它那堅持的鬚根不又向下延伸了三尺？

就有那麼一夜，我走到任何房間都聽到松濤澎湃，是來自遙遠的谷壑，我所不能確定的什麼方向，浪遊了許多海岬和山頭，吹過來的陣陣大風，誇張地撼動著蒼鬱的巨松，發出一種令人入神的呼吼，彷彿帶著憤怒和驕傲，在山坡下狂吹。隔了兩道玻璃，我終於聽見風聲了。那風聲不停地響著，綿綿翻滾，真如同曩昔童稚伏枕傾聽的浪頭，一波接一波向我們黑暗的沙灘攻打著，在四季平常的光陰裡，我敏感地數著那潮水的速度，想像岸上幾盞捕魚人的風燈在殘星下明滅；數著潮水數著燈，眼瞼垂落下來，沉沉睡在蚊帳裡。然而在通過無數歲月的磨難後，我坐在藤椅上側聞那熟悉的濤聲，試著摸索時光隧道向前追憶，似真似假，終於了悟一切都是假的，那些已經退隱到愚駭世界的一隅，而我木然想像，燈在遙遠的天涯，潮水在失去了我的海角。我在深秋的子夜思量著，看到自己遲緩的腳步，跋涉了許多道路，似真似假，卻又都是真的。

就有那麼一夜，我睡在重來的愚駭世界裡。夢裡海灣的水位在漲，浮滿悉數出現的星光，複沓的歌謠交錯進行，一再來往拉長。我忽然驚醒，披衣外望，在那勁挺凌厲的空氣裡，彷彿天外射進無窮的光，我看到那野櫻正無告地脫落著千萬片發亮的葉子，枝幹劇烈地擺動，向四個方向旋轉，而細微的葉子就再我目睹之下快速地飄舞，狂飛，掉下，如夢幻的流星雨。

2

我想我終於又忘掉了它，那遽然擺脫所有葉子，毫不憐惜地放棄著的一棵野櫻，在睡夢中。

第二天我記起來的時候，匆匆趨近窗口去張望，只見禿盡的枝幹默默立在大風裡，沒有聲音，沒有光彩，也不再婆娑搖動了。我那時正看一本舊書，來不及放下，就用手指頭夾住中斷閱讀那兩頁，站在那裡看它。午前的山坡充塞了寒意，大風沒有方向地吹著，常綠的松柏猛烈搖著擺動著，而野櫻樹下，遠近，落滿了金黃的細葉，貼著草地向四面平鋪過去，濃淡均勻。我知道它一年的辛勞剛毅，這持久養護的過程已經到了一個終點，從這刻開始，直到來年抽芽再生，正是它緘默休息的時候，沒有聲音，沒有光彩，也不再婆娑搖動了。這其中似乎包涵了什麼生命的訊息，燦爛與平淡、豐美和枯槁；似乎傳遞著一種哲理，關於勞動、收穫、虛無、美等問題；似乎是抽象的，也許很實際，關於激越的感情，冷漠、追求、遺忘、和美。我被那景象攫補，心神隨外界的變化在飄蕩，不能自己，卻於瞬息剎那間感覺是超越了，看不見那景象。我坐下來，發現手裡還抓住那本讀了一半的書，翻開來，心神恍惚，果然完全不記得剛才讀的是什麼。我認真凝聚去回想，看那章節，原來是記述列寧：

又有一次，他和高爾基一起聽貝多芬的「激情曲」(Appassionata)。「世界上再也沒有任何音樂可以比這『激情曲』更偉大的了」他說：「我恨不得每天都聽一遍，超人的音樂啊！我時常因此就覺得自豪——也許我太天真——人類原來竟能創造如此驚人的東西。」

到這裡為止，甚至列寧都不難理解。貝多芬的音樂力能使他這種人物也宣布那樣屈服了，我這樣想，繼續看下去：

然後他眼神閃爍笑了一下，苦悶地說：「可是我這個人不能時常聽音樂。音樂感動你的神經，教你想去恭維那些活在這骯髒地獄卻還創造得出那種美的傢伙，想對他們說幾句爛好話，摸摸他們的頭。這個時代——你可不能摸他們的頭，說不定人家還會反咬你一口。你得重重敲他們的頭，對任何人都非使用壓力不可。唉，哼，我們的責任重大，困難得要命。」

我把書放下，茫然看那禿樹和草地上的落葉，感到委棄的星辰又開始發亮了，是一種激越而冷肅的美，我們必須把握的一種經驗。我恍然覺悟，原來列寧他們就是這樣的，原來以意識型態判斷人情和藝術的理論還有這樣一個乖戾的根據。

那野櫻靜靜立在窗外。這時我似乎看到它所有的光彩了，聽見那裡以無窮層次拔起的聲音，天籟，一種激越而冷肅的美，是可以恭維讚頌，可以擁抱膜拜的，被我們搶救回來的Appassionata……

3

殘雪從那野櫻枝頭掉下來。

地上的水漬在太陽光下反射著白雲的形狀。最後一次殘雪融盡的時候，其實春天已經算是遲到了，忽然就在我不遑省識之間，像針頭一般細小的新葉竟已布滿了飽和的槎枒，輕盈，明快，妥貼。那時我方才有了了一口巨大的水缸，是一口棗黃陶塑的朝天甕；我每天忙著思考如何使用它；我在缸裡盛了足夠的水，其餘就不知道從何著手了；我想不出除了盛水以外，這缸裡還可以種植些什麼。我四處寫信去問人。那水缸占去了我大半初春的光陰。

葉子急速地長大，就在我不太注意它的時候，野櫻面向我的這一邊已經張起漠漠的綠網。這其中大概也有某種訊息和哲理，但我不想追究了。然而就在葉子沒有完全長大的時候，那野櫻彷彿已在枝頭處處著花——彷彿是的，彷彿也未必。天氣乍暖還冷，有時驟雨背後照著強烈的陽光，在湖心搭起一道艷麗的彩虹，如同層疊拔高的音樂，如Appassionata，令人怦然心動。就是那樣怦然心動，回到簡單明瞭的浪漫時代，在那短暫

的午後時光，彩虹高高越過那野櫻梢頭，兩邊向南北垂落。我不免警覺，說不定根據某種意識型態的原則，這個和那些都是一樣的，都在排斥之列。

有時是冰雹。

有時是風。

那天早上我站在窗口接電話，記不得對方說什麼了，不外乎人情虛實和關懷的真假。我眼睛望著那野櫻以及他周遭的空間，無聊地應對著。忽然窗外飄過片片細微的白點，輕輕飛揚，散落。我驚奇地打斷話題說：「下雪了——」對方說我大概神經錯亂了，這不可能是下雪的天氣，季節不對。我無意爭執，遂聚精會神瞪著那細雪，一時不知道對方在電話裡說些什麼，只聽到片段嗚喻的聲響，像子夜再別人屋頂上猶疑不前的貓叫。雪在輕輕悄悄地飛舞，我想。然後我又想：不可能，那不是雪，是春寒料峭裡小風吹落了野櫻枝頭的花蕊，那麼細，那麼動人，卻不是雪。我讓朋友把話講完，道別以前又重複一次「下雪了」，縱使我已經完全確定那並不是雪。虛實之間總是枉然，何況那野櫻正以它全部的氣力脫落它所有的繁華，持續地，放棄地脫落它的繁華。

4

如今在熾熱的金陽下，那野櫻已經長好了葉子，強烈的生命以明顯的層次向高空舉起，果然如我所預期的，毫不靦腆，甚至擴散到四周的空氣裡去了。濃厚的影子拋向大地，隨日頭移動而拉長，遠遠漫向草地的中央。「那是什麼？」他們也還可能這樣問我，而我從來不覺得厭倦。我說是一棵野櫻：落葉，抽芽，生花，並且就滿滿的長好了，當夏天來到的時候。

「你為什麼這樣注意它？」有人問。

(一九八六)

—選自《亭午之鷹》

【關於作者】

📖文學風格

楊牧本名王靖獻，台灣花蓮人，1940年生。楊牧成名很早，15歲就開始文學創作，少年時代的楊牧用「葉珊」做為筆名，在當時台灣的主流詩刊《現代詩》、《藍星》、《創世紀》上發表詩作，以驚人的敏銳性和對文字的掌握能力，受到現代詩壇的矚目。1960年，藍星詩社出版了他第一本詩集《水之湄》，從此確立了他在台灣現代詩壇的地位。葉珊的新詩、散文都以浪漫唯美、典麗多情著稱，1968年出版的《葉珊散文集》，正呼應了這樣的浪漫主義風格。楊牧和余光中一樣，都是左手寫詩，右手寫散文，還同時擅長翻譯和評論的學者型作家。從少年到壯年，楊牧一直是台灣名聲最響亮的作家之一。他在散文經營上，兼顧了修辭與造境，豐富了臺灣抒情散文的傳統。幾十年來，他創作不斷，也獲獎無數，著名的散文集有《年輪》、《山風海雨》、《星圖》、《亭午之鷹》等。

📖學術研究

楊牧從東海大學外文系畢業後，就前往美國留學，獲得美國愛阿華大學藝術碩士，柏克萊加州大學比較文學博士，學業完成後，他一直在學術界工作，曾經擔任美國麻州大學、普林斯頓大學、香港科技大學等校的文學教授。在異鄉教書的楊牧其實一直心繫台灣，他不但在1975年和1983年兩度返臺，在臺大外文系擔任客座教授，更在中年之後落葉歸根，回到故鄉花蓮擔任東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院長，目前他是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的特聘研究員。

📖 文風轉變

葉珊改名為楊牧，是在1972年他32歲那年，隨著筆名的更改，楊牧的寫作風格也就此有了轉折，他在創新中呈現對藝術的執著與追尋，也在理論思維中記錄實驗的歷程與心得。在散文上，這樣的轉折尤其明顯，從此之後，他的散文寫作固然依舊典麗抒情，卻轉為冷靜、含蓄、蘊藉，層面更厚實深沉。同時，除了對古典和美的創作追求之外，他也介入了現實問題的探討，他關懷鄉土、社會、世界，在文章中提出對台灣社會的觀察、省思批判與理想，這類文章說理深切，展現濃厚的人文關懷，開闢了楊牧散文的另一種風貌。而在寫作技巧上，他致力突破傳統散文形式上的窠臼，嘗試從西方文學、中國古典文學和現代詩中汲取各種藝術技巧融入散文創作中，因此可以風格別創，展現出獨特的韻味。

📖 文學創作觀

楊牧對散文的一貫看法是：「一個作品是用心去經營，而不是散漫完成的。」他也主張：一個有志於寫作的人一定要多讀書，因為，文章的充實和個人的學問、見識有關，不是一蹴可幾的。從楊牧的散文裡，我們可以看到他寫作理念的充分實現。

【文章鑑賞】

全文四節：首節寫野櫻落葉，次節寫野櫻盡禿，三節寫野櫻落蕊，末節寫野櫻長滿翠綠的葉子。這是一株榮枯興衰的生命歷程。落葉時，野櫻是落拓的，沒有一絲怨尤的；盡禿時，野櫻在大風裡緘默不動；落蕊時，野櫻用它全部的氣力脫落它所有的繁華；而再度長滿葉子時，野櫻以毫不靦腆的、明顯的層次向高空舉起他強烈的生命。野櫻流轉變換的每一過程，都啟發作者自我生存意義的體驗。他從野櫻落拓的落葉裡，體認垂老的寧謐和果敢，並且設想，在寒冷的土地裡，野櫻堅持的鬚根又向下延伸了三尺；他復從野櫻盡禿後的靜默裡，思索關乎燦爛與平淡、豐美和枯槁、勞動與收穫、虛無與遺忘、冷漠與追求、以及美等種種生命的訊息，並且體認：以意識型態專橫地判斷人情和藝術的理論是何等乖戾；他也在野櫻完全脫盡繁華的落蕊中，怦然心動，回到簡單明瞭的浪漫時代，拒斥所有根據某種意識型態的原則；最後，他從野櫻滿樹翠綠於金陽閃爍裡，確實感受嶄新生命的躍動欣豫，以及興衰榮枯的圓滿意義。作者在野櫻生命的流轉遷換中，看到自我生命的流轉遷換，從而了悟拒斥、介入、放棄、堅持、真假、虛實的意義；了悟生命恆升沉起落乃可以不斷煥發新的力量；讓矛盾變成篤定的意志，讓迷惘變成堅實的信仰。我們終於明白作者為什麼這樣注意一株野櫻。

至於風格，全篇殆以寧靜的、沉思的獨白語調，述說自我的觀察、思索以及體悟，充滿哲學式的感性情味；文字則狀似平易，自有風華韻致，透過短、中、長句的組構以及複疊、對稱、排比等穿插，形成悠揚的節奏；作者尤其善用比喻，例如這樣的句子：

金黃的小葉映在嫩綠廣披的草地上，如夜裡蒼穹發光的星座。

在湖心搭起一道艷麗的彩虹，如同層疊拔高的音樂，如Appassionata
不惟增添全文的美感，也凸顯楊牧散文優雅沉靜、轉折多姿、情理兼具、味之不盡的特殊格調，同學倘能細細品讀，自有愉悅之感與豐美之收穫。

文前所引詩句摘自其驚異一詩，其中情興理悟自與全文呼應，驚異一詩結句為：

用它點點灌溉我們的薔薇並揚言此生無悔。

亦可道出本文主旨，故作者一貫之生命信念。